#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張戒論和議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高宗皇帝二十四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甲申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敵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 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

張九成件秦檜罷

張戒以留趙鼎罷

敵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　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戊子殿中侍御史張戒爲司農少卿己丑詔張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

奏疏乞留趙鼎也　庚寅　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壬辰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課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丙申王倫至行在令日下赴內殿奏事　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

詔詢訪和議　　曾開論和議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　母后在遠
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
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
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
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
考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
大辱臣甘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
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　陛下無忘大恥無惑
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强於
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
內外臣寮章疏願　陛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

韓世忠再言和議

張燾言和議

庶無後悔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
白　上下此詔焉　京東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言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
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跡有實別無扶合外國誑
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
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
朝以爲後證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　上賜
以手劄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
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傳
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　陛
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

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酈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　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　陛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　淵聖何患乎不返　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

晏敦復言和議

可也伏願　陛下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若乃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敵國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拘留其使人壽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　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　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　陛下一兩鎮節鉞封　陛下一王號還可

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也　陛下欲屈己就和願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己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　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　權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亦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　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　陛下是賴　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

向子諲不肯拜敵使　王庶以爭和議罷

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　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時金國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不肯拜北使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敵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敵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

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舉者利害參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恠於紛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諭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此盤庚所以教民也　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衆　上之所患風勵表率所責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口立和議不合風旨者皆以鉤訐抵刑遽其丕變之言責於必讎也豈不深負　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

中書舍人兼直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而外論羣起如淵言於檜

擢臺官逐異議人

汪藻編詔旨成

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　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朱勝非閑居錄曰撻懶統兵侵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敵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彌其言耳

丁未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　元符庚辰至　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

胡銓乞斬秦檜等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易轍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擒商鑒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柰何以 祖宗之天下爲敵國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爲敵國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行顛覆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悉皆離散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異服異時敵國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非我類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敵國非我類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敵國曾無童稚之羞而　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迺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也況醜敵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

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西北用師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切謂

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

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誓死以報春秋

范主秦書
如上檜

之法讎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興師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弊遣使口哀請命以求梓宮於敵讎之手者也北西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爲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口口盟會者必

謹志而深讎之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侵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爲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比使項背相望而侵伐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刼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禍心不可測度如此何爲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聞其使稱詔諭挾策命而來要　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爲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

共戴天之人哉　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爲　皇太后屈爲　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册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　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無乃違　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口繕以輔孺子使惡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彊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　主上

孝弟之念奈何欲誤 主上舉 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設若敵擁梓宮 母后 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我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攻將何以待之 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爲敵國之臣哉 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 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敵

不爲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志士仁人之所願爲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茍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爲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荅　是日樞密院

竄銓

胡

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　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秦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方疇同見吏侍晏敦復爲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　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壬子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

秦檜恨陳剛中

詔戒上書狂悖

李綱言和議

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臺諫句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己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尋貶剛中令安遠死焉十有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白 上下詔以銓上書狂悖戒諭中外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北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以愚料之敵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國存心不測貪欲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

曾開以爭和議罷　秦檜引李光　增南班宗室食米

非愚則誣也　試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言大係安危開於座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讋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以同判大宗正事士㒟言宗室俸薄不足於糴故也　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　詔祕書省校書郎許忻入對奏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

原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 淵聖嘗降詔書謂敵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
淵聖出郊次邀
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説誘致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 陛下遂以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横流也 樞密院編修官趙

雍上書略曰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恨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爲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方於明堂此　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爲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爲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顧　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　丁卯王揚英爲太常博士揚英獻所著黼扆箴十二篇　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　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

鄭剛中乞久任邊守　李光言月椿常平　胡程等六人言和議



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陜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月椿錢之害常平之利　上曰月椿事朕數爲趙鼎言之鼎不以爲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祕書省著作郎胡程尚書司勳員外郎朱松祕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祕書省正字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　上皇訃聞　陛下方

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閭諸道路口語籍籍審
如是將辱在 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爲有名之時
也人誰無死爲君父死之爲有 宋宗社死之爲厲
令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爲無名乎敵人方據中虛
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狃
於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於和之
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
測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敵之和使
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
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
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

范圭言議
如又和

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柰何至今而猶未悟也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　陛下柰何不顧　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獲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如圭又言令女眞之使以詔諭江南爲名要　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　陛下北面而爲仇人之臣

方庭實言和議

哉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論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臣之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在臨陣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願 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 母后終有東朝之養 淵聖終免鴿原之難 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恥事敵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庭實疏言臣自 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將士之氣啓姦雄之謀

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説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 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 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 陛下躬聰明聖智之資傳嗣正統有 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 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 陛下縱未能率勵諸將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乎 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

甲戌提舉萬壽觀韓肖冑僉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

韓胄金敵至在
省使 行使

晏復莫庭
敦繳將臣

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愐副之
丙子金國詔諭使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
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
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
是除命下中外駭愕 丁丑起居郎劉一 試中書
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都省
翻黃下吏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
復言仰惟 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
之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夙夜焦勞懇切孜孜汲
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
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

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　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唾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綱紀蔽　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姦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爲　陛下奈何

秦檜不能奪張燾

邊與此輩斷國論乎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来北庭至再四矣今其為言自己一二事之倪端蓋亦可見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 陛下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自聖旨指揮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張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 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

## 晏敦復等八人言和議

一受還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院樓炤中書舍人兼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上奏曰臣聞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　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學士不以為可如是求成臣等竊惑之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　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　陛下不顧羣議斷

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　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奏疏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言伏見　本朝□□□□□□□□□□□□□□□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僭圖混一臣妾中國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　陛下抗禮於庭復使　陛下北面其君則降也非是和也令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時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

疏又移書秦檜言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 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 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孑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人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旣對 上乃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

亦恐遂請用明日或曰時欲行此禮檜來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 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令三省樞密院吏朝服乘馬導從時 上特以 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己天下咎之

龜鑑曰彼秦檜何人也再入相位投置張浚而不之救搖撼趙鼎而不之恤同已議和者用背已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為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卿監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妄

誘敵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而吾國含垢茹恥略不之校澹庵胡公至欲揭檜首於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如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刼敵使以壞和之謀晏敦復不以身計誤國有到老愈辣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曰檜不病狂柰何爲此檜盍亦知所反矣夫以盈庭紛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爲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倡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思慮之言有以堅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於孝弟是與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揺

而要君以三日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講學術之説無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移蓋亦有説云耳彼諸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　太后不可復而　太后之復有期矣陜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夫粘罕撻辣之深謀哉彼以陜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事力也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數年而収拾之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

大事記曰建炎之初内有綱外有澤此可爲之一

機也而汪黄以主和失之　紹興之初内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爲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　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當時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吕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内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順浩勝非雖内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爲避敵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敵兵壞和議則眞知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屯而後不受行府之命

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與沂中爲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爲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目之爲姦人然向子忞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爲忠

其子寅猶以子忞之言爲過則檜之奸可以欺賢
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令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
有未便欲更望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
便知　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
預則檜之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
自聖衷而人心公論終不可遏爭之者臺諫則張
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桑汝嘉蘇符樓炤
張九成曹開李壽晏敦復魏矼李彌遜郎官則胡
珵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
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

下闕

李世輔奔夏州

胡世將增酒息

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撒離曷縛折箭爲誓縱之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家皆爲敵所殺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先是趙開行隔槽法世將改爲官監所入益增而民户坊場率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秦檜孫近奏欽胡銓　以講和赦天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

高宗皇帝二十五

紹興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叙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國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

秦檜怒岳飛賀表　王倫復使敵　秦檜怒范如圭

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顧進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　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　戊子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　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　知廣州

逵南夫言和議

逵南夫上封事曰臣切惟大金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 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 陛下於 太上有終天之别於金國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嚙齒而痛憤哉 陛下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 陛下守四方者是 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由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臣伏讀

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　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泣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　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臣所以願　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

又爲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　己丑北使張通古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爲紅巾候通古過則刼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抃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寅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通好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

尹焞辭命　楊煒上李光書

尹焞除

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　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議和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命焞五辭不拜　乙未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于參知政事李光論和敵事大略以謂屬者西北講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閤下召來造朝遂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閤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貪諂取執政爾敵人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今欲竭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

經制司去發運字王倫尹東京

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鍾也哉丞相秦公專誤國之謀傾心西北參政孫公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如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可必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　丙申金右副元帥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　丁酉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　戊戌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尹提舉醴泉觀郭仲荀副留

不虛內以事外

汪應辰言和議

宦者始賜謚

守　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節制如舊　上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臣願　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忌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爲鄰人役哉　辛丑詔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賜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渡江後宦者賜謚始此　夏國主乾順以李世輔爲鄜延岐

秦檜
衡尹
焞

雍等路經略安撫使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粮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贍發官兵他日置榷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以事外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伏望檢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　上諭秦檜曰朕欲

大臣　臺諫　一體　秦檜　怒王　銓

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幾卿等可
召赴都堂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
失所當論列恐呼至廟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
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
幾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　己未尚
書右僕射秦檜上　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
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銓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
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北人也尤當避檜大怒　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切惟今日事
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强圖事

張浚

料敵

三策

而已又具劄子曰自　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莫不幸其將成矣臣意敵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料敵上策還梓宫復　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篤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徼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新除徽猷閣待制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

尹焞

再辭

命

如淵用心不端
命官朝陵
秦檜處趙鼎遠郡
臨安火
命户部官舉
日中黑子

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僞　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焞又請追還職名不許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庭臣並罷其後秦檜擬如淵知遂寧府　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　壬申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户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員擢令通舉　是日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没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

周南仲言五不可三急務

年奏陳十事　陛下既賜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　三月

廖剛思大體

丙申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令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人主之一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

重修執政拜罷錄　封崇國公　謝祖信言預買

不容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館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　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滅其跡故有是請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爲保大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爲今日民間之病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俵買本一縑千錢時縑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縑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又令折錢每疋爲十阡或八阡比歲絹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爲患　甲午詔崇國公璩赴資善堂聽讀祿賜如建國公例　丙申東京留守

李綱宮觀

卻韓世忠獻馬

殿行禮翌日亦如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己未新
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初綱
奏辭新命又上疏言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
亟奮亟躓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關於國
體故有是命　甲子孟庾爲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
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路允迪爲應天府路安撫使
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戊辰　上謂大臣曰韓
世忠欲獻駿馬朕命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
豈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
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
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敵矣和議

陝西叛將難用　賜世忠圩田不受　莫將財用五說

豈足深恃乎　庚午　上謂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　己亥詔韓世忠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燕臨安府治　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曰冗官濫費推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湞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一日內

秦檜不樂周葵

石澗水之祥

丁則等以忤秦檜出

降差除四人葵言顧　陛下以　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戊子判大宗正寺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㒟等至河南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祥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爲無知歟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世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然者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

淮東復置提舉　復申禁金翠　詔久任百官

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自淮南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至是復置官提舉　丙申　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無所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為舞衫者可重立告賞牓務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監司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有如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

措置廣德湖田　張行成獻詢蕘書　章氏訴史事

之由　癸卯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申尚書省自　政和廢湖為田民失水利至是周綱自明州召歸言之故有是旨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次曰審勢次曰議都三篇次曰議地三篇次曰議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親次曰蒐奇次曰省官次曰惜穀次曰實內二篇　六月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　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

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遂命出守　宰臣秦檜
乞以　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
世　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
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
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
臣留正等曰人君萬機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帝
、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
息乎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　太上皇帝奎畫之
妙夐絶前古五經語孟之籍既已筆而刊諸石三
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
士至於左氏春秋傳司馬遷史與趙充國羊祜等

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賜者不可槩舉一札一畫
豈徒在於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道德忠孝化成天
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
近習倖倖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閑暇以敢獵聲
色蠱惑聖志如仇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甲子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兼翰林學士中興
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㒟兵
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䟽言西北之
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于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
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　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
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罸得無望於　陛下乎伏

張燾言不可忘此賊

望益修武備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霆掃風馳雲徹席卷盡□□□告功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　上問諸陵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敵　上黯然

龜鑑曰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　上問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敵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歎而西京遺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汛掃舊物修車備器以修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

長安咫尺王曰遙歸故老含涕而絕望黃河嗚咽以流悲檜之肉其可食乎此　紹興八年九年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燾又言項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令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又造繩索甚多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遂不復遣敵情叵測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倒顧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

秦檜恐忤敵意

吳玠薨



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熹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　四川宣撫使吳玠薨于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三日贈少師賻帛千疋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戰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玠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

招世 竄紃和
李輔 韓掞議

敵和枸倫
悔議王

蜀人至今思之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説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顧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紃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懷姦動揺國計也時紃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宗弼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隷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誅撻懶倫具言于朝乞早爲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倫將使指

夏國王乾順死

上行寬政法仁祖



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丁丑夏國主乾順薨　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執其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兗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吳矢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辛巳皆坐誅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　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笑趙鼎屢勸朕勸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劫以威不能苟延歲月　陛下承　祖宗之德惟仁政可懷遠邇　上因歷涉古今帝王治迹專以　仁祖為法

辨君子小人　因旱檢舉未赦人　胡世將權四川宣撫　蔬食得雨　裁減月樁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之拘

甲午　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令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請也　丁酉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　陛下齋居蔬食以祈天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太官常膳　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實不忍既而雨應　庚午上諭秦檜曰州郡月樁大軍錢尚有數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樁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

臨安火 復淮南學官

喻汝礪言文弊

為民患　王倫在中山府始聞金國内變俄傳都元帥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　辛丑臨安府火　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　甲寅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頋革近時文章骫骳之習以還西京典雅之鴻興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官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而潰敗磔擘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

喜喻汝礪英論　喻汝礪不附秦檜

韓世忠遺秦檜書

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　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　上將用君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遂有是命　戊午金都元帥宗弼殺魯國王昌于祁州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　辛酉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最為近民尤當謹擇　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　乙亥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

修奉元歷　賜李世輔名顯忠　喜樓炤蠲四川科數

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
而去　丙子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
補修奉元歷　九月庚寅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李世輔言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
待罪詔世輔有功鄜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
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
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癸未樓炤言
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兵興以來剏生科敷悉行
蠲免凡八十餘萬石貫　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
科須令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
力矣　上欣然喜見於色　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

論仁祖盛德

胡世將除宣撫

茶鹽人免根問來歷　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經由
此　嘉祐著令　仁宗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
並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令省部相度後不果行　成
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
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
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
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
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
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
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
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

秦檜怒張守

罷經制司



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
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
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　上欲行之時秦檜
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
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謂損國
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闕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
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
無庸易也檜乃止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
令提刑兼領用曾紘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
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飢則散可以
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

常平法壞

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與莞榷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爲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爲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　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剏多取諸此次年吕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槩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隷茶鹽司或隷發運司或隷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户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閤門祗候知同州郝

不用武臣作郡

詔侍從薦士



抃知陝州　上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寮檜曰舊繫差文臣　上曰武人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横今日所還州郡久淪北境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武人非所任也可自令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収還威柄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　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　上亦以中原隔絶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　上命亶悉無所荅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還知元帥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王倫
金主
<br>
張燾
成都
<br>
成都帥始
行四川事

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主國倫曰昨者簽宣
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
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擢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知成都府兼本
路宣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
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道遠
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　上
大喜遂有是命　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
前日無名横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寛民力以成
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庚午詔新成都
府路安撫使張燾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

張燾乞圖中興



征縣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僕至部首宣 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 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民間一利一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 上皆可之燾又言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閑暇之時矣況來年歲在庚申乃 藝祖開基之載得非 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 陛下鑒詩人閑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 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

許羣臣奉親　岳飛奇李寶　敵因王倫不復遣

賜告省侍于明州　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令炤可給假迎侍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氣鄉人號為潑李三飛入朝寶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寶快快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寶統領軍馬屯冀城　金主亶復遣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

看詳刑名斷例

追復張所官

川陝分類試額

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有一月戊寅朔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　己丑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　上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各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　上曰陝西久淪異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

陳淵乞節財用

類試額自此始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臣願　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執以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　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　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　上因論極高明

李光以忤秦檜罷

常平法不許他用

續編會要

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　十有二月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　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　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宗正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　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祕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　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　己巳給事中

後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